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一

楚元王劉交者

正義曰年表云都彭城

高祖之同母

徐廣曰一作父

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

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

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

客過巨嫂食

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索隱曰應劭云丘姓也孟康云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今

此作巨丘大也謂長嫂也劉氏云巨一作丘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

羹盡櫟金

索隱曰櫟音歷謂以杓麻其釜旁使為聲漢書作轅音勞

賓客以故

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

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

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

是乃封其子信為羹美頡侯

徐廣曰羹美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二年高后

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索隱曰羹美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櫟金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羹美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按高祖取其山名為侯號者怨故也

喜字仲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罷卒謚頃王有子曰濞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

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

索隱曰漢書云楚王王薛郡東

海彭城三十六郡也 即位二十二年卒子夷王郢立

索隱曰漢書云私姦於 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

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

索隱曰漢書云私姦於

服舍非必宮中又按集註服虔云私姦中人蓋以罪重故至削郡也 春戊與吳王合謀

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

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

七十里州即梁棘壁 至昌邑南

正義曰括地志云有梁丘故城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也 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

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

欲以德侯子續吳

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其父曰仲

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

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

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

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

王道立安王二十一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立

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

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

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謚節三子延壽立十九年死。索隱曰太史公唯記王純為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

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

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褚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正義曰年表云都邯鄲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

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

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

遂為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索隱曰音

辟彊又音闕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正義曰河間今瀛州也以為

文王立十二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

後國除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

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

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索隱曰建德其相各史先失姓也內史王

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

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

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

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

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

王自殺邯鄲遂降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索隱曰漢書申公名培王戊有靡之趙任防與先生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公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漢封同姓楚有令名既滅韓信王失彭城穆生致醴韋孟作程王戊棄德與吳連兵太后命禮為楚罪輕文襄繼立世挺

明才英如何趙遂逐代殞厥聲興亡之兆所任宜

楚元王世家○史記卷之五十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卷之五十一

荆王劉賈

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

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漢書賈高

帝從父兄。索隱曰註引漢書則班固或別有所見也

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

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

索隱曰即桃林之塞

從東擊項

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

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

渡白馬津入楚地

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千里按賈從此

津南過入楚地也

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

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

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

徐廣曰在陽夏正義曰括地志

云固陵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曰今壽州壽春縣是也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正義

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

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

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尉之子共尉已死以臨

江為南郡正義曰今荆州也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正義

曰今陳州也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

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

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

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

索隱曰表云劉賈都吳又漢書以東陽郡封賈東陽即臨淮故云王淮東。正義曰括地志云西北四十里蓋此縣

是也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二十六城正義曰淮濠等州也

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

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

不勝走富陵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

北六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

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

春說張卿云劉澤宗家也按言宗家似疎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高帝二年澤

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

為營陵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北海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北海縣南三十里

高后時齊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游之資以畫干

營陵侯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索隱曰兩家之義並通澤大

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

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當與與也文穎曰不與與汝相知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

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駟案如淳曰

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

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言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

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

一切功臣索隱曰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非如他一切訓權時也今吕氏雅故

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吕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瓚曰謂諸

吕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吕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推音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

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王代太后又重

發之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鄧展曰重難發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

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

諸吕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封張卿為建陵侯太

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

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

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索隱曰觖音決又音窺睡反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諸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木與齊合謀也

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王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兩史各言其王立功之功大史公間疑遂各記之則所謂實錄欲誅諸呂至梁

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索隱曰跳他彫反脫獨去也又音條謂疾去也代王

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

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姁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姁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索隱曰

如淳意以肥如亦臣名今郢人以告定國也小顏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郢人在遼西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

賈雖屬踈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

權激呂氏索隱曰謂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鄉說封呂產乃恐以大臣觖望澤卒得王故為權激

也諸呂欲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二世事發相重豈

不為偉乎

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感其能激發也

索隱述贊曰劉賈初從首定三秦既渡白馬

遂圍壽春始迎黥布絕間周殷賞功胙土與

楚為隣營陵始爵勳由擊陳田生遊說受賜

千斤權激諸呂事發榮身徙封傳嗣亡於郢

人

荆燕世家○史記卷之五十一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史記卷之五十二

齊悼惠王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

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

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索隱曰謂其語音及名物異於

楚魏一云此時人多流亡故使齊言者皆還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

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凡禮如家人

索隱曰謂齊王是兄不為君臣禮而乃自元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故太后怒呂太后怒且誅

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

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以為魯元公三王湯

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

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
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
年高后立其兄子酈侯

縣在南陽。正義曰按音呈益反括地志云酈城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

呂王索隱曰音貽割齊之濟南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

長山縣西北二十五里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

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以呂

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

琅邪郡正義曰今沂州也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其

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二趙王皆廢高后

立諸呂為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

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

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

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

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

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

猶念也而及若皆訓汝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

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

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

之而還報曰有二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
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
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
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
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
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
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
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
計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郎中令祝午
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

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也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勃侯也乃發卒衛王宮魏

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
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
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
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
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
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
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
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
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

到琅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苗見齊王計事并將
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
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
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
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
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
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
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
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
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

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

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

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

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正義曰隱王如意幽王友梁王恢徙燕趙並高祖子也

滅梁燕趙正義曰梁王恢徙燕趙並高祖子也以王諸呂分齊

國為四索隱曰謂齊南琅邪城陽并齊為四也○正義曰琅邪郡封劉澤濟南郡以為呂王奉邑城陽

為魯元公主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

帝春秋富索隱曰小顏云年幼也此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也未能治天下

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

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

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

曰齊王母家駟鈞惡矣虎而冠者也

張晏曰言鈞惡矣如虎而冠

冠著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

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

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

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

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今罷兵灌嬰在滎陽

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

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

救火乎

索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啟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也

因

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

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

索隱曰妄庸言凡妄庸劣之人

何能為乎乃罷魏勃

索隱曰罷謂不罪而放遣之

魏勃父以善

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

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

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

索隱曰姚氏云物怪物

得勃勃

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

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

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

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

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

是為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

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

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

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

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

正義曰今濟州濟北

王所都

立東牟侯為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

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

子罷能軍等七人

正義曰罷音不

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

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

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

王子揚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膠東主與城陽齊凡七王索隱曰謂將間為齊王志為濟北王卬膠西王辟光濟南王賢菑川王章城陽王雄渠為膠東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主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齊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為中大夫。索隱曰史失名故言姓及官顧氏按路氏譜中大夫名卬也卬五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剛反

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

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
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
壽詩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
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
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
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
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直
寵貴於王宮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諸
母姓故謂之紀公主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
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齊有官者徐甲入事漢皇

太后

索隱曰謂王太后武帝母也

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

成君非劉氏

張晏曰王太后前嫁金氏所生

太后憐之脩成君有

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官者甲乃請使齊

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

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

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

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

貧人急

徐廣曰一作及

乃為官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

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

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

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
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
事浸淪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
卻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
戶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人衆殷
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
齊王於親屬益踈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
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
天子乃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
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官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

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
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
出廢齊恐其漸踈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
重之短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之恨因言齊之短為
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
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
立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
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
王家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家園邑盡以
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正義曰
年表云

都莒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一年也。正義曰年表云都陳也。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二年卒子建延立是為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徐廣曰廿露路二年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

始三年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矣蓋褚先生次之十五

歲卒濟北王興居正義曰都齊州也齊悼惠王子以東

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

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

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

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

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

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

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

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

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志為濟北王志安都關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壁都濟南郡屬平原也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吳

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漢菑

川王賢正義曰年表云淄川王都劇故城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齊悼惠王子

以武城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正義曰貝州縣文帝十六年

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

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

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

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諡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

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

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

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正義曰亦褚少孫次之二年

十一歲卒膠西王卬

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都高

長川縣

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幽州東南

六十里也

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

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

正義曰年表云都即墨按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

齊悼惠王子以白石

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白石古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

文帝十六年

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

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

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

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替曰漢矯秦制樹屏自彊表海大國

悉封齊王呂后肆怒乃獻城陽哀王嗣立其

力不量朱虛仕漢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稱亂

貽殃膠東濟北雄渠辟光齊雖七國忠孝者

昌

齊悼惠王世家○

史記卷之五十二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 史記卷之五十三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以文

無害漢書音義我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

問語也○索隱曰裴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為沛

主吏掾索隱曰漢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高祖為

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索隱曰說文高祖

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

錢三何獨以五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索隱曰奉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

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

也劉氏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二者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索隱

曰何與御史從事徐廣曰沛縣有何乃給泗水卒史泗水亭又秦以

常辨明言稱職也沛為泗水郡按文穎曰何為泗水郡卒史○索隱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十人也卒祖忽反事第

一索隱曰謂課最居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

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索隱曰謂高祖起沛令何

為丞常監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

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奏奏者趨向之也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

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

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

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

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

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

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

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

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

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

乃以所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音張戀反漕水

為聞之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

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二年漢王與項羽相

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

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
所上必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漢五
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
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文穎曰音贊璣
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嗟嗟舊字作鄼今皆作鄼所由亂也○索隱曰璣云今南陽鄼縣顧氏云南陽郡名也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
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
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
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

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
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
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
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
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
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
一上已燒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燒屈也○索隱曰音女教反至位次
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
曰索隱曰功臣表鄂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

索隱曰功臣表鄂
千秋封安平侯

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
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
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
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
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
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
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
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
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
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

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

內侯邑封為安平侯

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
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

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
正義曰括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

是日悉

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
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索隱曰謂人皆三何獨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
五所以為贏二也音盈

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吕后用蕭何計
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
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
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甲召平者

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
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
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
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
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
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
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
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
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
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

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

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

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

賤貫貸正義曰貫音世又食夜反賒也下天待反以自汙上心乃安於

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

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

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已利故云乃利

人也所以今相國自謝之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

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

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遷種田人留橐入宮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死乃

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

王氏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

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

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

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

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

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

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

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

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索隱曰李斯歸惡而自予是分過也

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用意淺高帝

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

謹又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死吾

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

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

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

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

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

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

不賢母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

東觀漢記

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謚為

文終侯

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

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

有奇節

索隱曰錄音祿

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

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

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

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蕭何為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

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

兵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拍獸發蹤其功

實最政稱畫一居乃非泰繼絕寵勤式旌礪

帶

蕭相國世家

○史記卷之五十三

曹參出家第二十四

史記卷之五十四

索隱曰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為一篇

平陽侯

正義曰晉州城即平陽故城也

曹參者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

索隱曰地理志平陽縣屬河東春秋緯及博物志並云參字敬伯。正義曰按沛今徐州縣也

秦時為

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

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

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索隱曰沛

音古反將擊胡陵

正義曰縣名在方與南

方與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正

義曰方音房與音預兗州縣也

攻秦監公軍

漢書音義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

三人。索隱曰本紀泗川監名平則平是名公為相尊之稱

大破之東下薛擊泗

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

反為魏擊之正義曰曹參擊方與豐反為魏守豐為魏反沛

公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正義曰音夷軍碭

東破之取碭狐父徐廣曰伍被曰吳淩敗於狐父地

名在梁碭之間徐氏引伍被云吳淩敗於狐父是吳與梁

相拒而敗處正義曰括地志云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

東南三十里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抵孫

馬彪郡國志穀孰有祁亭劉氏音遲又如字善置置名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

漢祁城縣也言取碭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曰地

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虞國商均

封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徐廣曰宣帝時有爰戚侯

陽功臣表爰戚侯趙成正義曰音寂及元父索隱曰地

劉音七歷反今在兗州南近元父縣

屬東平正義曰括地志云元父先登遷為五大夫

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北救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擊章邯軍陷

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

改曰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

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

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

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成君索隱曰地

縣屬沛郡遷為戚公索隱曰遷參為戚令正義屬碭郡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

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濟陰成

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正義曰成陽故城濮州雷澤縣是史記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遷於成之陽故

曰成也。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

賁軍破之索隱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

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牟。索隱曰曲丘禹反遇牛恭反。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

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

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

古爵從攻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陽武故城在鄭州下陽武縣東北十八里漢陽武縣城也

輟輟緱氏索隱曰地理志陽武緱氏二縣屬河南輟輟道名在緱氏南。正義曰緱氏洛州縣也括

地志云環輟故關在洛州緱氏縣東南四十里十三州志云環輟道凡十二曲是險道

絕河津正義曰津濟渡處括地志云平陰故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還擊趙賁軍尸北破

之徐廣曰尸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鄉之北也括地志云尸鄉亭在洛州偃師縣在洛

州東也從南攻讎與南陽守齟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

南也應劭云今赭陽赭陽是南陽之縣陷陳正義曰陷南陽守於陽城

郭東取宛虜齟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關

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燒關也取之

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州東南八十里因藍田山為名又夜

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

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正義曰梁

州本漢中郡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武都辯音皮莧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

縣在州西 **雍**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右扶風 **黎** 音胎。正義曰黎作黎音胎括地志云故

雍縣南七里故黎城一名武功 **擊** 章平軍於好時南

正義曰括地志云好時城在 **破** 之圍好時取壤鄉

名 **擊** 三秦軍壤東及高櫟 索隱曰櫟音歷按文

名在右扶風今其地闕。正義曰音歷皆村邑名壤鄉今

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

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 索隱曰漢書高

新城武帝改 **參** 將兵守景陵 漢書音義

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

秦 蘇林曰今華陰 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邨於廢丘 正義曰周

曰犬丘秦更名廢丘漢更名槐里 以中尉從漢王出

臨 晉關 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

正義曰今懷州獲 **渡** 圍津 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

嘉縣古脩武也 津有韋鄉韋津城圍與韋同古今字變爾。正義曰括地

志云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帝王

世紀云白馬縣南有韋城故承韋國 **東** 擊龍且項他

也續漢書郡國志云白馬縣有韋城 **定** 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 正義曰徐

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

徐廣曰內黃 **程** 處反於燕 徐廣曰東郡燕縣駟案

縣有黃漢 **擊** 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 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

廬江潛縣 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

還攻武疆

瓚曰武疆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武疆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

因

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

索隱曰才用反。擊諸

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

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

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

徐廣曰張

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澤之駟按蘇林曰屬河東。索隱曰邀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

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

大破之因攻安邑

得魏將王襄擊

魏王於曲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

追至

武垣

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也。

生得

魏王豹取平陽

正義曰晉

得魏王母妻子盡定

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

相國夏說軍於鄆東

徐廣曰鄆縣在太原音烏古反。

大破之斬夏

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

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

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

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

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齊北郡攻著潞陰

平原菑盧

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魯泰山潞陰平原屬平原潞音吐答反。正義

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十里故菑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盧縣今齊州理縣是也。已

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

文穎曰或以為高密。索隱曰漢書

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縣則大破之斬龍且虜其
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今闕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
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
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
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
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
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
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
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
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

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

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蕭田

縣屬沛韋昭云留今屬彭城則漢初亦屬沛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扶離縣城漢竹邑城也李奇云今竹邑也故相城在符離縣西北九十里輿地志云宋共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蕭徐州縣也古蕭救國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張良所封參功凡下一國縣一百二十二

得王二人相二人將軍六人大莫敖

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

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

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

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

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窟窟女姦人無所容窟窟用父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

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各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

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
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
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索隱曰音為中大夫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
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乃謂窋曰若
不是嫌少於我哉小顏以為我年少非也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
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窋無得言我告窋
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

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如淳曰猶言用窋為治索
窋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
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
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
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
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
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謚懿
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顯若畫一
徐廣曰顯音古頌反一音較。索隱曰漢書顯作講畫訓
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講亦作觀小顏云講和也
畫一言其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
法整齊也

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
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為靜侯子竒代侯立七
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
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
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
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
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
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
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

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為沛豪吏始從中涓
先圖善置執圭執帛攻城略地衍氏既誅昆
陽失位北禽禹夏說東討田既剖符定封功無
與二市獄勿擾清淨不事尚王平陽代享其
利

曹相國世家

○史記卷之五十四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 史記卷之五十五

留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也張良者

其先韓人也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字子房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漢書云良字子房

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

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郊

縣東三十里韓里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索隱曰韓系家及系本並作桓惠王

悼惠王二十二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

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

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

相韓故

索隱曰謂大父及父相韓五王故云五世

良嘗學禮淮陽

正義曰今

陳州

東見倉海君

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索隱曰姚察以武帝時東

夷穢君隆為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閭等降為倉海郡今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相在高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得力士為

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服度曰狙

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怒反○索隱曰應劭云狙伺也一云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

狙候是也擊秦皇帝博浪沙中

索隱曰服虔云地在陽武南按今浚

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

誤中副車

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奉車郎御而從後

秦白皇帝大怒大

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

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

圯音怡○索隱曰嘗訓經也間開字也從容間服也從容謂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邳披眉反按地理志下邳縣屬

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奇云上邳人謂橋為圯文穎云沂水上橋也應劭云圯水之上

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

有一老父

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

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

正也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

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

取之

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索隱曰毆音烏后反

為其老彊忍下取

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

索隱曰業猶本

先也謂良心先已為取故遂跪而履之

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

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

徐廣曰一曰為其老強忍下取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

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

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

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

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

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

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為王者

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東河縣東濟州故濟北郡孔

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冊黎履赤鳥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

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秩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

師封齊侯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

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

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

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

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

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訓近也故遂從

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

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

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

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

故字亦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

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

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揚熊

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

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燒下軍

徐廣曰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

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

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益為張旗幟諸山上

為疑兵索隱曰旗幟音其試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

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

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

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懈怠沛公乃引兵擊秦軍

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

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

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

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曾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曾曰

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

無留宮中沛公不聽晉灼曰資籍也欲沛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

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

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為籍也

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

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索隱

曰見孔願沛公聽林會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

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

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

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

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

生徐廣曰呂靜曰鯁魚也音此垢反。索隱曰鯁謂小魚也音趨為反臣瓚按楚漢春秋鯁生本姓解教我

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

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

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

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

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

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

賜良金百鎰珠一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

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項

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偽言

此牛能屎金以遺蜀侯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

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自褒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派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斜

水通渭皆以行船

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

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將與項王有郟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日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

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
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
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
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
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
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
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
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
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
所食之箸用
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
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

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
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
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
表商容之閭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
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
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
武王欲以為三公固辭而不受餘解在商紀釋箕子
之拘徐廣曰釋一作
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
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
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

其不可四矣般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鞞

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

周屏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

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

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

桃林之陰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十

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

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

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

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

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

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

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強強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強楚者若六國立必

復屈撓從楚是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

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

事索隱曰高祖罵酈生為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幾令趣

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

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

史記卷之五十五

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從復道如淳曰復道曰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問道望見諸

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徐廣曰多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

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
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

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國而急趣丞相御

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

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

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阜

西有穀颺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

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

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穀函正義曰穀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隴山

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南連蜀之岨

山故云右隴蜀也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

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

利之利。正義曰博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

之比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也阻三面而守獨以一

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

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此言謂者蓋是依憑古語

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便所謂天府是所憑也劉敬說是

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索隱曰周禮三日

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

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
諫爭未能得取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
謂呂后曰留侯善書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
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
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
困急之中幸用臣英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
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
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
能致者天下有四人

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
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按陳
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
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

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
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祕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
氏世譜及陶潛四
八目而爲此說
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
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
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
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
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
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
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
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
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

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吕后承間為上泣言燕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儕也。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止月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

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

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

是吕澤立夜見吕后吕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

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賢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

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

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彪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

之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

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

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

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

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

傳留侯行少傳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
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
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
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
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
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
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
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
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
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

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

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

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

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

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

有矰繳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註周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

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尚安所施歌數闋索隱曰音曲亢反謂曲終也說文云闋事

也戚夫人嗷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

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

奇計馬邑下

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

及立蕭何相國

漢書音義曰何

時未為相國

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其衆非天下

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

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

以三寸舌為帝者師

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

封萬

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耳

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

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索隱曰辟音實亦反

會

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

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

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徐廣曰

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死贖為城曰國除

子房始

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

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

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

留侯死并葬黃石冢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

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也

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

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

索隱曰物謂精

怪及藥

至如留侯所見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

索隱曰詩

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子以書授張良亦異說耳父後化為黃石

高祖離困者數

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
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
以為其人計魁梧竒偉應劭曰魁梧立虛壯大之意
云今讀為吾非也小顏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云言其可警悟於人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澹臺成
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留侯亦云
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

索隱述贊曰

留侯倜儻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朝歸漢
進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扞
灞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辯推八難

赤松願遊白駒難絆嗟彼雄略曾非魁岸

留侯張良世家

○史記卷之五十五



